

知道容易了解難

余創豪

chonghoyu@gmail.com

今天，我們生活在一個地球村，人們互相之間的距離彷彿十分接近，但同時又是那麼隔閡和遙遠。認識和理解，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情，一個人可能懂得一種外語，卻未必能親密無間地理解那外國的文化。

在一所美國基督教大學中有一位被譽為中國通的美國教授，他能講非常流利的普通話（他的普通話發音比我更好），並已前往過中國無數次。有一次這位教授與其他教師和工作人員開會，在會議上中國通戴著一條印有中文的領帶，一名高級行政人員好奇於領帶上的內容，有一位同事是中國人，於是該名高級行政人員問她領帶上面寫什麼，中國同事細讀領帶的字：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波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。」她坦白地說：「那是佛教經文【般若心經】。」中國通的面色馬上變紅，他代表著一所基督教大學到中國訪問，但是一直以來他竟然穿著一件佛教領帶。他的中文是很不錯的，他能知道這堆字是什麼意思：「Color is nothingness and nothing is colorful。」但是，當所有字放在一起時，他不知道這是一段佛教經文。

只嘲笑美國人是有一點不公平的，讓我也取笑一下自己吧！當我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，一位歷史學教授常談到羅馬帝國如何「踢其敵人的屁股」（kick the butt）。過了一會兒，那句「踢屁股」便印入我的腦海中。在一個午餐會上，我與教授和幾個同學討論中國歷史，我提到二戰接近尾聲，蘇聯出兵到滿洲，我說：「俄羅斯軍隊踢了日本關東軍的屁股（kick the a**）」。教授阻止我說下去，並且喊道：「你說什麼？你知不知道你剛才用了一句罵人的話？」接著，她向我解釋兩句短語之間的差異，解釋為什麼第一句沒有問題，但後者是不合宜的。

我的專業之一是哲學，在哲學中有一個經典案例，名為布里丹的智慧驢子（Buridan's smart a**），這案例出自第十四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布里丹（Jean Buridan），在這個故事中，有一隻假設性的智驢被放置在兩個草堆之間，兩堆草是完全相同的，因此，智驢找不到令自己信服的理由，去吃右邊的草堆或者左邊的，最後智驢活活餓死。這個故事有很多深刻的意味，在我的一個心理學課程裡面，我用這個故事來說明，單靠理性是不能指導我們的行動，我們需要情緒去打破僵局。為了避免麻煩，在我的課堂中，我把這故事命名為「Buridan's intelligent donkey」。

其實，即使是相同的語言，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能意味著不同的事情。從前有一位英國教授說，在英國英語中，用「bit**」形容一條母狗是完全沒有問題的，但在美國這是一個禁忌。隨後一個學生分享她的尷尬經歷，有一次她的雌犬在街道上跑開了，她一邊追趕雌犬，一邊大聲喊道：「母狗！母狗！母狗！」不用說，沿途人人都以奇異的眼光盯著她。許多年前，當我還是一個學生時，在一個研究小組中我向同事朗讀調查問卷的答复，這樣她就可以將數據輸入到電腦主機。英文字母「B」和「D」的發音有點接近，為了區分它們，我說「雄犬」（dog）去代表「D」和用「母狗」去表示「B」，我心想，既然提及雄犬，自然也可以提及雌犬。當我的同事聽到「B」字，她還以為我是故意這樣說。

知道很容易，但是理解卻十分困難，除了學習語言和文化外，這種區別也可以應用到其他領域。我遇過許多成績很好學生，他們知道很多專業術語的意思，然而，當我要求他們將這些概念連接起來去解決一個問題時，他們卻不能做到這一點。做學問沒有捷徑，你可以上一個速成班，在一年之內學習一種新的語言，但將自己浸淫在一種文化底下，卻需要經年累月。同樣道理，聰明和勤奮的學生可以用上幾年便考取幾個學位，但要真正融會貫通，便需要終生的經驗累積。

2013.11.9